





845.44
46307
19

登錄號 115545





上海圖書館藏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

序八首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廖氏文集序

外制集序

禮部唱和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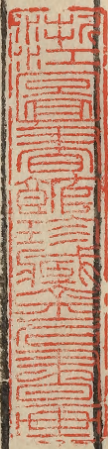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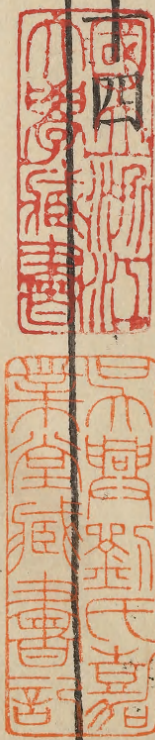
內制集序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



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
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
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
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
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爲相
戒懼况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
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
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
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爲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
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已者守官太學甘

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
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於天性其見
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進而不
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
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
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
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
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
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
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

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廬陵歐陽脩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

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
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
肱飢卧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
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
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
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
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
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
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
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

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周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

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陋失其傳然後諸
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
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
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
非予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
之所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
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
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
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
同予說者旣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

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侂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矣始余之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侂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侂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

世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蓄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偁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序

外制集序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

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
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
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
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
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堂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
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
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
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
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披去前
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

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
中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特雖掌誥命猶在
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度事
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
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
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
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
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
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
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解而况

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
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以間
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
其所述而得一二足以彰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
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
下僦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郢以來河北
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
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

其間時相與作爲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度幾所謂群
居無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
故其爲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
而時發於竒怪雜以談嘲笑謔及其至也徃徃亦造
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
遺而况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
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于正此所以爲貴也於
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
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
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

八國通志卷之三
七
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噉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嘗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徃徃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誥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

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
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
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
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
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
也然今文士充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
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况其上有朝
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
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
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

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遺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

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
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
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
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旣沒異端之
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
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
際竒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徃徃反自託於孔
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旣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
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
真僞至有博學好竒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

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皇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世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

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後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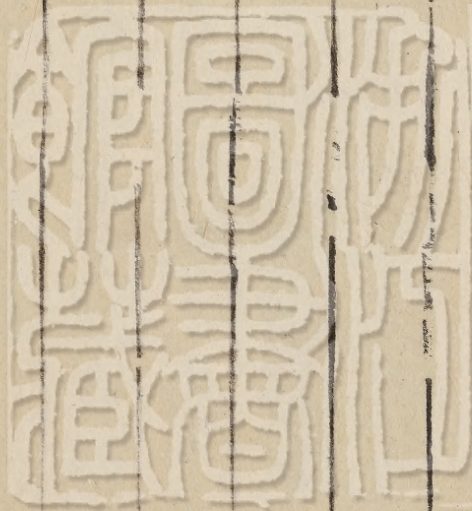
甫謚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充乖戾不能合也據
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
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
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
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
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二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
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
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
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
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

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爲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四

不圖之月各異卷部

二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五

序六首 傳二首附

思穎詩後序

歸田錄序

仲氏文集序

續思穎詩序

江鄰幾文集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六一居士傳

桑懌傳

思穎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

區... 卷...
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穎之
念未嘗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
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亳既釋危機
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
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于穎蓋將謀藁
弊廬以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稿得自南京以後詩
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
不類勸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
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
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
謂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爲業誦
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
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旣不能因時奮
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
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當
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鱓龜鼉之怪
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
仁聖測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

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
無所爲今旣老且病矣是終負人毛之恩而徒久費
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
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
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徘徊俯仰久之不決此而
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
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
脩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

用舍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

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又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
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
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
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
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
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子不苟屈於
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
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
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穎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潁上
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
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
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
忽忽七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
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
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
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
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
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

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毫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頴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復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頴詩以刻于石

今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強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徃徃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

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
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
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
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
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
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
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
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
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
歿旣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

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
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旣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
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
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
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
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
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
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

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兩得况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旣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

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子宜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旣多而徃徃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

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

是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
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
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
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
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
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
以志也客復笑曰予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
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
多憂累於此者旣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
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

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
宜夫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夫二也壯
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
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夫三也吾負三
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
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元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
士甬不中去遊汝頰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
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今願爲耆長往來里中察

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
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歛盜夜脫其衣里老
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
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
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死者
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
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
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
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
手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

人獨提一劔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
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
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古險地多涂山而青灰山尤
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
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旣
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
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
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
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
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

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未安縣巡檢
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
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
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
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
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
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
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
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
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

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閤以免短使送三班三

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
昭化諸州皆警徃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徃盡手殺
之還乃授閣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
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
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
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
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
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繫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
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
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

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餉之粟盡乃止懌善劔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竒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

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擇
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
次第之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五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

十一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六

序十二首 說二首附

濮議序

仁宗御集序

送方希則序

送陳經秀才序

送楊子聰戶曹序

送廖倚歸衡山序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張應之字序

尹源字子漸序

胡寅字說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送孫屯田延仲序

張令注周易序

濮議序

臣某頓首死罪言臣聞事固有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伯夷叔齊是已夫君臣之義父子之道至矣臣不得伐其君子不得絕其父此甚易知之事也方武王之作也人皆以爲君可伐濮議之興也人皆以爲父可絕是大可怪駭者也盟津之會諸侯不召而至者蓋八百國是舉世之人皆以爲君可伐矣彼夷齊者耿然孤竹之二羈臣也以其至寡之力欲抗舉世之人而力不能勝言不見察二子以謂吾言廢則君臣之義廢而後世之亂無時而止也乃相與務爲高絕之行以警世於是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之

下然世亦未之知也後五百餘年得孔子而稱其仁
然後二子之道顯使孱王弱主得立於後世而臣不
敢伐其君者二子之力也夫以甚易知之事二子爲
之至艱如此猶須五百年得聖人而後明然則濮園
之議其可與庸人以口舌一日爭耶此臣不得不述
其事以示後世也方濮議之興也儒學奮筆而論臺
諫廷立而爭閭巷族談而議是舉國之人皆以爲父
可絕矣世又無夷齊以抗之雖然賴天子聖明仁孝
不惑群議據經酌禮置園立廟不絕父子之恩以爲
萬世法是先帝之明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渙然

釋其疑蓋十八九矣固不待夷齊餓死孔子復生而後明也然有不可不記者小人之誣周也蓋自漢以來議事者何嘗不立同異而濮園之議皆當世儒臣學士之賢者特以爲人後之禮世俗廢久卒然不暇深究其精微而一議之失出於無情未足害其賢惟三數任言職之臣挾以他事發於憤恨厚誣朝廷而歸惡人主借爲竒貨以買名而世之人不原其心迹不辨其誣罔翕然稱以爲忠使先帝之志鬱鬱不明於後世此臣子之罪也臣得與其事而知其詳者故不得已而述焉臣某謹序

仁宗御集序

英宗皇帝
密旨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咈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

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品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叙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享於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裕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聞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

于便坐者厯纔一二而已故叙禋祀享升歌樂章藏
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
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
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鐘律
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
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
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
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
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
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

一
四
蒙德受賜。涖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爲宋仁宗。噫。仁之爲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未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後嗣。而禹無窮度。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爲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爲柴柵。班伯以名聲爲韁鎖。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

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
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
不利命乎數竒時不見用而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
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
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
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
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千百
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拑裳摩跣攘臂以遊其間交
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
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

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搢紳議者咸傷寃之君方
澹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齎裝具舟泛
然東下以余奪交者索言以爲贈夫恢識宇以見乎
遠窮倚伏以至於命此非可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希
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策
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爲漢名臣以
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寔鬱湮者豈非天將張之而
固翕之邪不然何遄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
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雷光虹蜺濯髮雲漢
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中所畜爾

豈假子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
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爲別則祖
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來水東西
北有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
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
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
若鑿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通行天下凡水之
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

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爲浮泛釣魴擗鼈可
供膳蓋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嶄頽怪盤絕之險而可
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徃纔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
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
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
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徃則騶奴從騎吏屬遞道唱
呵後先前僮旁扶登覽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
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卑
且閑者宜之脩爲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秀才
陳生旅遊皆卑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峯次

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
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已歸
後三日陳生告予日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遽
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
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
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
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
偶語道其相其將其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

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
候於疆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
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
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群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
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及就焉持刺執版
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
鬱卑且賤反甚於他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
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
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
騎破虎韞出入府門下人固輩視而槩易之居二歲

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
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
不特頎然而出矣遂將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
其士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
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雲
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於衡
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
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

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未與太原公
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
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
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
客都中識君於交逵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
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
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
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負其

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
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
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
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
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
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
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
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
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
而色和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

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上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
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
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
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
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
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
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
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以見乎遠余友河南主簿

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爲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
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
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
大凡物以至虛而爲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
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
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
假物故須篋簏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
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
士之以是爲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
應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

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爲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于科又同爲吏于此群居有隨宴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爲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常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脩在餞中率然曰

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柰嘗辱君之道義切靡
爲最深是以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旣友慕欽揖
之不暇顧豈有遺忽乏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
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
於淵深且止也於詰訓旣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
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
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
注積也楊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之學也皆
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烏止淵之
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

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
既長見廟筮賓而加元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
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字如此之甚也
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邾婁
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
如名名不如字以爲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說

寅之爲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云
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
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

和衷哉云者臯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為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直識其次第而已至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為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為淫虐然猶身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

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真爲識別之稱
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以若有義蓋將
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荅曰我所以問其字者
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于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
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
會子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領鄉進士自河南
貢于京師又明年子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
科爲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

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遇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
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
文辭焯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較於
群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爲政
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
人之所尚以距今之爲者其修已力行之道屢見而
屢進進且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
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
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
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無悔而學者亦在一明

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致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
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富彥國常與予語於
此今彥國在絳而子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
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延仲序

良金美玉藏乎礦石而追師治工莫不孜孜攻且鍊
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况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
官者得不貪以爲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尚書
郎來貳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土將冠惠
文以肅臺憲告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蓋被知者之

用且祇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爲秦官出入殿中督察
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
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爲之
至有伺求以爲察剛訐以爲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
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
儒沉正閎達大體然後謦謦主廷爲天子司直之臣
况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卧錦爲世名郎緣飾
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頽綱舉舊典嗣先聲
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
東向而望俟聞凜然之餘風矣盍各賦棫樸以歌能

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較長道摻祛爲別又烏足
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爲書無所不備故爲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
者執於象數以爲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
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
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
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
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
詳焉其爲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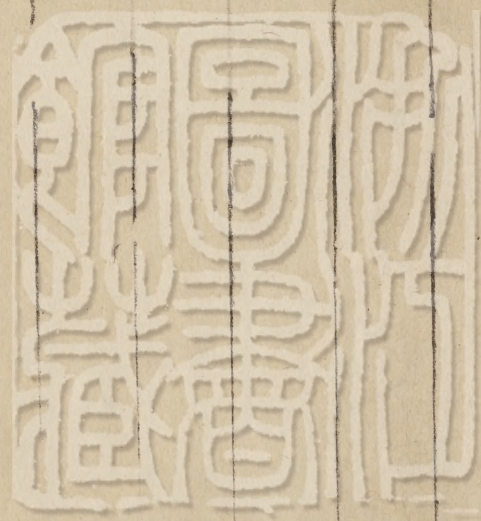
子亦晚而學，勿令子年大，其成得已多而學且不止。
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脩序。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六

國子監藏書

五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七

序七首

刪正黃庭經序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送太原秀才序
傳易圖序

月石硯屏歌序
七賢畫序

龍茶錄後序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

爲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

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竒恠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旣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

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竒恠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

至于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
河爲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
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
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
農田勑限甚者答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
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
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
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
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余嘗竊
歎曰民生幸而爲畿民有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于

國子監書院藏書
三

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
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
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贖而充之是在
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
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况四海
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
者何數使上有惻之心不得達于下下有思告之
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
風爲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
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

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壅而聞于上縣
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
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爲政
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廬陵歐陽脩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子思伋記中庸事列于曲臺學欲服圖冠
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
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本地若軫旂霜風動天萬竅
號怒搖鞭長跋強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

乾德令尹歐陽脩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

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爲完
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
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
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
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
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
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
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
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問
之言爾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

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
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
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
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
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
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
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
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
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
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爲

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况其文乃槩
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
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
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爲繫辭者得
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
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
車是皆險怪竒絕非世常言無爲有訓故考證而學
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
有可攷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攷者又可
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

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

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此卦類是弼即四之類

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月石硯屏歌序

張景山在號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為蓋竒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為信因令善畫工來松寫以為圖子美見之當愛歎也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二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

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爲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爲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家時極貧汝父爲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爲七賢圖六幅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泰州軍事判官卒于任比某十許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于

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
闇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
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爲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
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
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後二
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爲作
贊并序

龍茶錄後序

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序所謂上品龍
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仁宗尤所珍惜

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
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為龍鳳花草貼
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但家藏以為寶
時有佳客出而傳翫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齋夕
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
伏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舐
鼎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
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治平甲辰七
月丁丑廬陵歐陽脩書還公期書室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七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